

肆、文化

- 中國大陸發布「關於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雙一流」名單是否有助提升其高教水準，尚待時間證明。
- 上海具文化指標之獨立書店「季風書園」即將被迫關閉，外界解讀為「十九大」前夕觀察中國大陸對言論控管之指標。
- 因應「十九大」，中共官方持續管控電視節目內容，推動去明星化、去娛樂化節目，並限制演藝人員片酬，嚴管影視行業。

一、高層文化

◆「雙一流」名單公布

2017年9月21日，中國大陸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聯合公布「關於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其中「雙一流建設高校」分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其下又分為較好的A類36所、次好的B類6所）及「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

2017年初（1月24日）陸方發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後，何時公布名單一直是各方關注的焦點。據陸方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等3部委有關負責人介紹，「雙一流」建設實施推進總的原則是穩中求進、繼承創新、改革發展，充分考慮「985工程」、「211工程」等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基礎（「985」指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北京大學慶祝建校百周年上宣布國家現代化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211」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的高校和重點學科），繼承已有建設成效，同時創新建設管理模式，調動各方面的資源和力量，促進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陸媒「晶報」解讀，這份名單的特點如次：

- （一）將「重點學校建設」與「重點學科建設」二者作出區分，更為務實與科學。
- （二）「雙一流」名單與「985」、「211」名單有一定程度的重疊，但總量更大。

「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在39所「985」大學外，新加入鄭州大學、雲南大學、新疆大學等3所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有95所，其中71所為原「211工程」學校，有24所非原「985」、「211」學校進入該名單。

(三) 將「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分成A(較好的)、B(次好的)兩類，使歸入B類的高校正視差距。

(四) 不同地區高校的投入相差懸殊，比如2017年，中山大學一年的收支總預算約116億元，而蘭州大學僅有31億元。這次中西部地區部分高校的入選，體現陸方進一步扶持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等教育的政策意圖。

(五) 「雙一流」建設對建設過程實施動態監測和管理，根據測評有進有出，打破身份固化和終身制(晶報，2017.9.25)。

對於「雙一流」建設高校遴選的考慮因素，中國大陸教育部指出，一是堅持中國大陸特色、世界一流；二是鼓勵和支持高水平建設；三是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佈局；四是扶持特殊需求(中國新聞社，2017.9.21)。根據名單，中國大陸有21個省區市至少分布有1所「雙一流」大學建設高校，較原「985」工程所在的18個省份增加3個；目前尚無本地高校躋身「雙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名單的10個省份，也都有本地高校以一流學科身份進入「雙一流」建設行列，可視為在重點大學建設的「公平」方面邁出重要一步。另外，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名單中，新增的非「211」高校，基本上都是特色鮮明的職業類高校，其中又以藝術類高校和中醫藥大學最受青睞(香港商報，2017.9.22)。

◆ 輿論認為「雙一流」與「985」、「211」高度重疊

針對「雙一流」與「985」、「211」的高度重疊，依據陸方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等三部委的說明，是一種「繼承創新」的概念，但部分輿論指出，「雙一流」計畫僅在「985」、「211」大學內部進行篩選，是一次傳統勁旅對項目資金的重新瓜分，很難給大量非「985」、「211」高校帶來翻身機會。中國大陸高校的格局只能是強的越強，弱的越弱，換湯不換藥。事實上，經過多年資金和政策的重點挹注，「211」、尤其是「985」大學的強勢地位早已確立甚至固化，就連「雙一流」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們也大多來自「985」、「211」名校，要把更多的資源投向非重點大學談何容易(聯合早報，2017.9.25)。因此，從名單中可發現，北京還是教育資源聚集之處，「雙一流」大學最多，有8所；其次是上海，有4所。而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依然是占據最多資源的名校，北京大學有一流學科41個，高居首位；清華大學34個，緊追在後(聯合報，2017.9.25)。

據 2017 年發布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雙一流」建設係以 5 年為一個周期，2016 年開始對建設高校實行總量控制、開放競爭、動態調整。中國大陸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強調，「雙一流」的篩選具動態與周期性，與「985」、「211」只進不出的「終身制」不同（新京報，2017.3.13）。

此次第一批建設學校和學科名單的出爐，象徵「雙一流」的時代正式到來，但前揭「實施辦法」規劃中國大陸高教未來發展的願景是：「到 2020 年，若干所大學和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前列；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期建成高等教育之強國。」所以，進入「雙一流」名單其實只是一個開始。

從中共相關部委的說明可知，此次遴選認定所產生的是「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重點在「建設」，而非認定。「雙一流」建設以學科為基礎，對建設過程實施動態監測，實行動態管理。建設過程中，將根據建設高校的建設方案和自評報告，參考有影響力的第三方評價，對建設成效進行評價，並根據評價結果調整支持力度，重新確定下一輪建設範圍（中國新聞社，2017.9.21）。總而言之，中國大陸建設「雙一流」高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雙一流」究竟是否只是創造一個新名詞，抑或僅是換湯不換藥，恐還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二、通俗文化

◆充滿自由色彩的上海獨立書店「季風書園」即將吹熄燈號，能否重新開業，外界視為中共當局開放言論尺度之風向球

報導指出，中共對獨立書店的審查近年來日趨嚴厲，中國大陸的獨立書店幾近倒閉（所謂「獨立書店」並無明確的定義，相較於連鎖書店，一般認為是指獨立經營，以小眾為對象的小規模實體書店，具有非商業性及個性化特質，強調人與書的關係，可能販售非主流的圖書，有時舉辦藝文活動、讀書會、展演活動等，或作為文化公共領域的交流場合，具有獨立的精神和特殊的文化價值理念），包括北京的豆瓣書店、樸道草堂書店紛紛被迫結束營業（上報，2017.4.28）。2017 年 9 月上旬剛剛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雜誌說，做為上海文化地標式的季風書園也將在明年初被迫關閉，因為這個自由開放選書和對爭議話題定期舉辦活動的書店，讓當局難以忍受（希望之聲，2017.9.16）。季風書園是上海最受重視的書店之一，自 1997 年開辦以來，20 年間一直以「獨立的文化立場，自由的思想表達」自

我標榜，不僅集中推薦哲學、政治、思想類嚴肅書籍，也是學者與讀者進行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間，甚至學者之間互相交鋒的沙龍現場。這家開了 20 年的書店，卻被「房東」上海圖書館以租約到期為由，要求季風必須在 2018 年初搬離（多維新聞，2017.9.19）。

季風書園所舉辦充滿自由色彩的「季風沙龍」討論，從 2016 年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就經常發出「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取消」的消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網站上，「儘管有審查，中國還是有些特色書店」(Despite censorship, China has some cool bookshops) 的文章中指出，過去一年多，季風書園有好幾次座談被迫臨時取消，被取消的活動主題多與憲政、法治或時事議題有關，或者講者本身具有自由主義色彩（中央社，2017.9.16）。過去 20 年來，季風書園一直在「測試」文化態度保守的官方。而在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上臺後，對言論控管更緊縮，這或許讓上海政府更有壓力，必須對季風書園採取行動（聯合新聞網，2017.9.16）。

上海一名長期關注、支持季風書園的文化人直言，中共「十九大」後情況將更不樂觀，因為回顧習近平上任後的 5 年，軌跡已經很清楚了，「費了好大力氣、好不容易抓緊的，不會再放了」。書店的老闆也坦言，雖然上海圖書館發出的公函稱，出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及根據上海圖書館用房現狀和事業發展需求，租約到期後將收回房屋自用，但「這次上圖店被迫關店，和商業因素無關。在可預見的未來，季風都不可能在上海其它地方得到開業的允許」（希望之聲，2017.9.16）。

北京的豆瓣書店、樸道草堂書店也遭遇類似的厄運，官方給的理由是「有礙市容觀瞻」，而上海圖書館對季風書園無法續約的理由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同時結合上海圖書館用房現狀和事業發展需求。然而，真實的原因卻與中國大陸愈趨緊縮的言論環境有關。事實上，過去幾年來，季風書園舉辦的沙龍座談就不時引來當局關注，一些講題因被認為「太敏感」而被迫取消。而從今年初開始，中國大陸官方對言論、意識型態的管控加劇，季風書園最後被迫歇業。近日傳出有望在山東重新營運，但新店尚未取得「出版物經營許可證」，能否如願重現書香，將成為大陸言論尺度的風向球（中央社，2017.9.26）。

事實上，中國大陸並非不樂見實體書店存在，甚至許多城市開始鼓勵開設實體書店，但唯獨不愛獨立書店。今年 6 月 8 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市新聞出版局等 12 家市級單位才剛聯合制定公告「上海支援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表示依據

2016年由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以下簡稱廣電總局）和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等部門制定的「關於支援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一系列鼓勵創新、支持發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將實體書店建設納入城市發展佈局」與「將實體書店發展納入文明創建指標體系」（中國經濟網，2017.6.8；廣電總局，2016.6.18）。

有評論認為，季風書園之所以最終無法在上海生存，是其獨立、自由的立場。做為城市的文化地標、精神心臟，人們在季風書園得到了民主、憲政、自由的資訊，而季風也給這些人一個自我演說、開拓視野、啟蒙會友的空間，這恰恰是對中共專制體制的挑戰（大紀元，2017.4.24）。近年來中共對意識形態管控日趨嚴格，而中共「十九大」10月份召開，維穩全面升級，言論正在持續收緊。獨立書店因其自帶的「獨立」標籤賦予的獨特屬性，往往會帶有一定的敏感色彩。尤其是獨立書店經常舉行一些帶有深度思考的對社會反思與檢討的沙龍或者論壇，追求自由表達思想，這對於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造成一定的壓力。在這樣的情勢下，季風這樣的獨立書店被迫關閉也成為一種必然。

三、大眾傳播

◆因應中共「十九大」召開，大陸官方持續管控電視節目內容

中國大陸官方近來對電視節目的管控持續增強，繼「限娛令」、「加強版限娛令」、「限韓令」，以及前段時間（2017年6月份）對網路視聽節目進一步加強管理的措施發布後（臺灣時報，2017.06.30），廣電總局近期再度針對電視節目製作發布管理措施。廣電總局於2017年8月初發布「關於把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辦成講導向、有文化的傳播平臺的通知」，要求電視頻道黃金時段不再播出引進境外節目、不得播出娛樂性較強且題材敏感的電視劇。2017年9月初廣電總局再發布「關於支持電視劇繁榮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要求電視劇製作必須謳歌黨、祖國、人民，且不得以明星作為唯一議價標準（綜藝節目、網路劇參照電視劇規定辦理）。在2017年9月底，「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等四個影視行業協會聯合發布了「關於電視劇網絡劇製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部分影劇圈人士稱為「限酬令」），要求影視劇裡全部演員的總片酬不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其他演員不低於總片酬的30%。

早在2017年6月底，中國大陸電視圈就已流傳官方要求「全明星綜藝節目退出

電視黃金時段」的消息（長江日報，2017.06.30）。而在2017年7月初，廣電總局旗下雜誌「廣電時評」在其微信公眾帳號發布訊息表示，廣電總局已選出推薦播出的參考電視劇，要求各省級衛視頻道播出，且在重要宣傳期間不得播放古裝劇、偶像劇等娛樂性較強的節目。惟該篇微信訊息隨後已被刪除，廣電總局亦未證實相關消息（香港東網新聞，2017.07.07）。儘管中共官方聲稱一連串電視節目管理措施，都是為了增加「中國特色」原創節目、且健全中國大陸影視行業發展（新民周刊，2017.07.10），然而有海外評論人士指出，這些管制作為最大的關鍵還是2017年10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大陸當局要求電視頻道按照官方規範的內容、風格製播節目，以使社會輿論趨向統一（聯合早報，2017.08.07）。

◆中國大陸觀眾對於電視節目遭限縮感到不滿，部分學者則認為中共當局希望電視娛樂能回歸官方主流意識形態

中國大陸當局推動「去明星化、去娛樂化」電視節目，已造成多檔受觀眾歡迎的電視節目停播，對此許多觀眾感到震驚，並在網路上留言表達不滿（風傳媒，2017.09.14）。有學者評論認為，大陸官方對電視節目管控的主要目的，在於打壓引進境外節目而衝高收視率的地方衛視，以維持廣電總局的輿論思想控制地位（中國新聞網，2017.09.14）。並要求在娛樂內容中「加強正面政治宣傳」（如黨國認同、和諧社會、關心民眾等），使電視娛樂最終回歸到中國大陸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端傳媒，2017.10.02），降低境外思想透過影視節目播出對人民造成影響。

至於廣電總局要求不能以明星作為唯一議價標準，乃至於後來四個影視行業協會發布的「限酬令」，中國大陸影劇圈普遍不看好。部分影劇圈人士認為，影視行業有不少做法可以規避總片酬不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的限制（中央社，2017.09.23）。中國大陸官方限制明星高片酬只是手段，規範行業發展才是目的（中國網，2017.09.25），也就是符合大陸官方所稱健全影視行業發展，然而，若要健全中國大陸的影視行業發展，只限制明星的片酬是不夠的，核心作法應該是提升中國大陸產製影視作品的水準（晶報，2017.09.27）。有中國大陸學者指出，提升大陸影視作品的製作水準除了管控資本的流向（如：頒布限酬令），也應該思考有無創新創作的可能性（新京報，2017.09.27）。

中國大陸當局一向將意識形態與思想控制列為工作重點，長久以來更是將影

視產業、娛樂圈視為引導社會思想的「靈魂」而嚴加控管（明報，2017.09.29），並透過滴水不漏的監控確保民眾收視的影視節目資訊都是經過官方篩選的。然而在民智開化的今天，觀眾才是影視作品良窳的評判者（風傳媒，2017.09.14）。就有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批評，如果電視劇好，收視率就會高；若是依照政治正確來評價電視劇，而非觀眾口碑來評判，不但悖離市場規則，這樣的電視劇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收視率（自由時報，2017.09.11）。中國大陸當局應尊重影視從業人員的創新創作能力，而非透過層層監管措施，壓抑甚至扼殺民間的藝術創作活力。

（文教處主稿）